

戰爭之意義

記者

人類相互之戰爭不能幸免，此爲世界文明未臻極詣之證據，凡在人類所當引爲公差者也，雖然，事實上人類既尙無此能力以自免於戰爭，不得已而思其次，則當力求戰爭之有意義，其意若曰，犧牲人民多量之幸福，以從事於一戰，固爲人道所不許，而所以差堪告慰者，若一戰幸勝則實能爲吾民族擴大其幸福，爲吾國家增其鞏固與富厚，或至不得已從事一戰，以爭吾國吾種之人格，免爲他國他種之奴隸，此國際間發揚國力之戰爭，與夫抵禦侵略之戰爭，觀念雖稍狹隘，而猶爲至光榮之舉動也。

若一國之內。彼此操戈，則觀念尤爲狹隘，實國家至不幸之舉，因之其戰爭之意義，尤必須使之格外明瞭，否則易流於循環兼併之歧途，人民一再負担其損失而無最終之希望，國事乃愈不可爲矣，十餘年來吾國戰事無停息，而有意義之戰爭絕少，所以徒苦人民，毫無效果，自革命軍掃蕩軍閥以來，戰爭乃始有意義，質言之，有主義之戰爭，始有意義，主義建設於全國人民同情之上，故其戰也，爲

主義而戰，非爲地盤，非爲私利也，明乎此，不但戰爭之是非可以一言而決，卽其戰爭之勝負，亦不待多事推測矣。

革命統一後，各方將領在三民主義之下共戴中央，釋戈裁兵，共謀建設，乃爲當務之急，於此焉猶有不恤民生疾苦，奮其武力，以製造戰爭者，則其戰爭必無意義，何也，前此爲貫徹主義之戰爭，既已克竟全功，此時苟非具有以往軍閥之野心者，斷不肯在同一主義之下，輕啟戰端，坐使以有意義之戰爭而得來之成績，竟以無意義之私鬥，而頓挫之或竟喪失之也，前者桂系軍隊以根本未能明瞭此義，失敗以去。近數日來沿平漢隴海兩線空氣已日趨惡劣，吾人尊重人道，本不同情於人類之有戰爭，凜乎兄弟鬩牆之訓，尤不願國內有戰爭，而於同一主義之下操戈相向，更懼其蹈軍閥之覆轍，而輕棄革命之成績也，故於戰爭之意義，略事推測，冀恃其武力者，顧念戰事之不可輕啓，一勒其懸崖之馬也。

國人所望於當局者

心如

今日中央政府，建築於全國民衆意志之上，其基礎至爲穩固。祇以統一伊始，容

或有形禁勢格之處。惟國人欲求國家之安定，舍擁護服從之外，初無其他善法。吾人既已力竭聲嘶，明白表示矣。至於訓政數月政治乍上軌道，建設有待進行，中間以用兵武漢，一切設施，雖未至均歸停頓，自不免受其影響。以萬端待理之寶貴時間，而犧牲於內戰，不特無謂，聊亦可惜。國人於此，固不能不歸獄於反抗中央者矣。今也，武漢亂事，既已肅清，粵桂風雲，行將解決，努力工作，此其時矣，而蔣主席忽以閻馮二人之出洋，亦有去國之表示，獨不思國人所擁護服從者，豈不曰求其安定，出斯民於水火，策黨國於健全，若以一時興之所至，示國人以如此態度，儻然遠引，是則是矣，謂大局何，謂四萬萬民衆之安身立命何。此閻電所謂，鈞座去，適足以亂國，適足以亂人心，危言讜論，可謂極深切著明者矣。惟閻電又云，鈞座非特不可去，並不可言去。吾人則以爲非特不可言去，並不可稍露去意，稍存去志。何者，觀聽所在，淆惑堪虞，欲責同志之積極，非以身作則不爲功，又詎可自出此悲觀口氣耶。

或曰蔣主席固不可去，然子又何以滿量同情於閻馮之同去。曰，地位不同，出處

國人所望於當局者

四

自不能無異。而求其所以安定吾民，或去或留要皆爲時勢所需要。既爲時勢所需要，吾人自不能不盡其忠告之責。是故吾人既深望蔣主席俯徇輿情，打消去志，尤望閻馮二人，克踐前言，毅然就道，則災祲之氣，必能立化祥和。從此結束軍事繼續訓政，大局前途，庶幾有多，蓋彼二人之消極，實全國所樂觀，吾固將泚筆以待，爲文以壯其行焉。

領判權撤廢之將來

記者

撤廢領事裁判權照會，提出於英美等六國，亦已經若干時日矣。最初無聲無臭，吾國人正在懷疑。最近則英外長張伯倫忽發表其並無土壤慾望，謂目的只在於居住通商。而對中國尤多希望之詞，如所謂組織穩固之政府，改革法律審判警察等制度，以期與西方文化並駕齊驅云云。此種論調。離題甚遠，領判之撤廢，可云已瀕絕望。而日前華盛頓報紙，評論我國提出照會，居然目爲未成熟之舉動。以爲此種舉動，不特於各國人民不便，即對中國亦然。末謂有探行此種舉動之可能時，美國甚願以敏捷手段放棄之云云。尤所謂立之又立，豈止隔靴搔癢。善意

援助我國者，口氣如此，其影響於其餘各國態度者，關係至鉅。撤廢領判一事，欲其實現，不亦難耶。最可怪者，日約久已滿期，譚判修改，行將開始，先決問題，自當本於互惠平等。而日人竟明目張膽，大事宣傳，要求以雜居爲交換條件。帝國主義者之本來面目，何嘗有絲毫改變耶。

頗聞外交當局，以此案既屬於友誼要求，擬分途疏通，總期達到明年一月實行目的。不知妥協式之外交，本非革命政府所宜有，尤非今日一般民衆所樂聞。况依其計劃，雖似確有相當把握，其實按之各國目下之態度，其能否就範，實不無多少疑問。且領事裁判權，特不平等條約中一極小部分，其捍格如此，則補苴罅漏之手腕，恐非爲今世之折衝樽俎者設矣。雖然，環顧世界，以平等待我之民族，既不易得。吾人舍喚起民衆外，尙有何法，以爲有効之抵抗耶。蓋忙於對內而忘於對外固不可。罄全力於移靈奉安，而不能奉行總理遺教，亦不可也，全國民衆，其有以處此焉。

濟案簽字以後

通訊

濟案簽字以後

六

自中日濟案協定簽字後，中央因事擇人，決定分段接收膠濟。二集將領意弗善也，命令朝下，而泰安軍隊即夕開拔回豫。明明違抗命令，而通電反唇相稽。獨不思以服從爲天職者，其立腳點果安在也。不特此也，魯西貧瘠，益以災荒。搜括之餘，又復捆載而去，兵食自足，其如東省之民食何。爲該管長官計者，誠宜以約束無方，自請懲處。卽不然，亦宜解其兵權，永不復用，以謝國人，以謝國府。兩者皆未能辦到，已大失國人之望。乃復袒庇部曲，肆無忌憚，心藏破壞，口說服從。平漢隴海之拆毀殆盡，非與各省人民有深仇宿怨，必不屑爲矣。蓋建設伊始，經緯萬端。中央之不能事事皆滿人意，亦勢所必至。只要各方本合作之精神，和衷共濟，無事不可從長計議。卽云迫不獲已。出於類似兵諫之舉。亦宜以無傷於國家元氣爲最低限度。若以一時頓指氣使，暢所欲言，不顧一切。則雖其舉動出於十分正當，猶恐未能得大多數之同情，而况其未必耶。吾人處於民衆地位，在國家承平之日，所有政爭黨爭，其是非曲直，殊不敢自安緘默。所謂本良心主張，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者。於時局蜩螗如此，豈復有吾人置喙餘地。惟心

所謂危，則對於一切破壞工作，實不能不代表民意。而大聲疾呼，以期當局之覺悟。連日之所以不能已於言。職是故耳。

雖然，今日之勢，呼籲者自呼籲，破壞者自破壞。望其覺悟，直如捕風捉影。而中央之爲中央，日倡和平亦非無相當準備。警告之電，至再至三，可云仁至義盡。懸崖勒馬，自古爲難。訴諸武力，恐不得免。惟吾人於此實不能不有所要求，則破壞工作，勿傷元氣是耳。武漢之役，戰區所以不至擴大，與戰期所以不至延長者，以中央手段之敏捷也。豫事固非武漢可比，西北亦與兩粵迥殊。而同屬一宗大事，則爲事實。適當處置，自以直截痛快爲是，抑手段敏捷，或亦保全元氣之一道。然則今日中執監會議之後，其將有明白之表示歟。

對送襯大會之感想

轉 載

吾國革命潮流，自南而北，故國民黨之領導者孫中山先生，實誕生於南省。生於南省，而逝於北地，此南北革命潮流調和之一大關鍵也。猶憶民國十四年之頃，政權依然在軍閥官僚手中。中山先生既揭發三民主義，五權憲法於前。復主張廢

除不平等條約，及開國民大會於後。抱其滿懷願望，與全副精神，以期與反動勢力相抵抗，爲民衆謀普遍利益，樹國家長治久安之基礎焉。故其力疾來平，備極困頓，當時且有從而勸阻之者。誠以爲天下事未可知，而國人對於革命事業之認識，或恐未能普遍。而中山先生亦非不知時期之未成熟，如此大事，原非一人之力所能撐拄。顧獨不自愛惜病軀，翩然蒞止。其公爾忘私，直係置生死於度外，又何暇計及其計劃之失敗與成功。結果到地未幾，一病不起。黨國失其導師，自爲曠古以來未有之損失。而北方民衆，風氣較晚，方幸步趨咫尺。追隨奮鬪，有所率循，如惡疾之遇良醫，如迷途之逢善導，其快慰爲何如者。詎意聞藥未服，而國手先亡，險象環生，而前途黯淡。則前之所謂損失者，猶是全國所同。而後之所謂損失者，則北地所獨。是誠本市人民無窮之哀悼矣。

蓋不意自是之後，不特北方革命事業受此影響，使反動勢力，得以繼續存在，而苟延壽命。卽南部各省，向稱革命策源地，努力於革命工作者，亦因反動勢力未能剷除，而展緩其伸張步驟。坐視惡化者愈化愈惡，腐化者愈化愈腐。厥後北伐

之完成。雖可以少慰在天之靈，而三年之間，國家精神上物質上之損失，已不貲矣。况腐化惡化結果，形質既變，防制爲難。訓政半年，成績甚少。職此之故。然則所稱北方民衆獨蒙之損失者，其勢實已牽連於全國問題。觀於最近背叛黨國分子，相率效尤，可以知也。夫西山停靈，於茲四載。遺體具在，國人肅恭展謁，時時藉以警惕。則雖不得領導者之指示，猶可得於想象之餘，髣髴一二，資爲觀感。自茲以往，靈柩南移，山陵永奠。典型益遠，瞻望徒勞。國人其果能本遺教以從事於革命事業耶，抑果能翻然覺悟，犧牲已見，以互相團結耶。是則吾人所切望者。故當今日送柩大會中，略抒其所感想如右。

政府宜建設紙幣發行制度

英 夫

民國九年政府因鑒於市面紙幣之充斥。金融時起恐慌，乃頒布修正取締紙幣則例，擬採單一發行制，故有取締之名，惟嗣後各銀行因與財政當局有緣機者莫不陸續經政府之特許，而大發其紙幣。至此紙幣取締條例，復成爲具文。統計我國之銀行現有發行紙幣權者，約有三十餘家，而各省之官銀號，或省銀行，及外國銀

行各挾其威力而發行者尚不在其內，誠可驚也。

夫紙幣之發行，爲銀行最有利之事業，以其無利而借得資金者也。政府若不確定其發行制度，則業銀行者，咸欲享此權利，濫發其紙幣，而政府對於其資金與準備金之充分與否，又不嚴厲監督，如是增發者多，而監督者難，倘不幸有一二之銀行，不顧信用發生擠兌或停兌之事，釀成一市或全國金融之恐慌，其危險狀況，不僅金融界實業界受其累，而爲害社會亦非淺鮮。

政府若爲安定我國金融計，爲整理我國幣制計，宜急應明白規定紙幣制度者也。至於單一制與多數制，雖瑕瑜互見，而亦有因其國情而異者也。

今吾國既有中央銀行之設立，紙幣發行權，似應統歸中央銀行辦理，但吾國已實行多數制於前，今欲於一旦改行單一制，則亦匪易。爲目前計，則宜先行確定紙幣發行制度，嚴格規定發行權，澈底調查各銀行之資金準備金之多寡，而限制其發行額，並實行徵收紙幣發行稅，然後徐圖改革。如是不特可杜其濫發之弊，且可免金融時起恐慌之虞，金融與國家社會關係綦切，望政府不可漠然視之可也。

晉祠記

耀 華

在這樣的炎熱天氣，有錢的人們都正在找尋一個清爽的避暑地，不過這個問題在闊老們是不成什麼問題，什麼西湖，青島，大連，西山以及北戴河……的別墅是早已現成，只有窮人們則成了難以解決的問題，找麵包尚且困難，那有避暑的心思呢！

然而有時窮人們也可碰着到那自然的清爽避暑地去享受那自然界所賜與人們的甜蜜的機曾，但是絕不是能經常找得到的。

前天接到C君的一封信，說他們的學校不久將要放暑假了，他在這個假期中將要往太原去，因為有他的朋友已經給他在太原介紹了一個比較好的差事了。據他說，那個差事比執教鞭的事情要強的多——薪水多些哩。並且他還要預備到那有名的勝景——晉祠去逛幾天，要我介紹給他晉祠的勝景，好爲他作個遊歷的指南。

晉祠，是我的家鄉地，然而我已與他離別多年了。晉祠的勝景，的確是有

些值得去遊歷的價值，不但山水清明秀麗，使遊人爽適舒暢，而且歷史上的許多遺跡，也很足以供增遊客避暑中的不少興趣。但是，可惜這樣的名勝地，我却不能爲C君完全的介紹出來了，因爲我已經是很難詳盡的記起許多的東西了。這對于C君誠然是一個大缺點。

現在只好把晉祠的景况大概的述一下子罷。晉祠，一名古唐村，卽晉水的發源地。距太原（卽陽曲）城四十里，有汽車路可以直達，往返路費也只需兩三元（若乘坐人力車，往返還不到兩元）。

晉祠背負「懸甕山」，巍峨作屏，中有「玉帶河」，環繞衛護；晉水的發源處，名叫「難老泉」，泉洞外有「不繫舟」，再前就是「洗耳洞」，晉水在洞前支分二流，水勢浩洶，清可見底，並且因該系山泉，所以是夏涼冬熱，水內的長生萍四時不凋。「洗耳洞」的對面，有一「影翠閣」，架浮於流水之上。此外的名勝，還有一「蓮池映月」「寶塔披霞」「古柏齊年」，「石洞茶烟」，……。「石洞」就是「朝陽洞」，位在懸甕山之腰，所以洞外石級極高，洞的上面，還有讀書閣：等所以此景又名叫

「仙閣梯雲」。如登此閣憑欄遠眺，則周圍數十里的景物，都一覽在目了。像汾水屈曲如長蛇，四野稻田溶溶如鏡，到此真如同身入雲霄了。至于祠內的松柏槐柳，蔭影相接，清爽猶疑在春三月，實在是一個天然絕佳的避暑消遣所在啊！

祠內外的景物還多的很，還有歷代名人字跡，古代遺跡，真是繁不勝說，可惜我的腦海裏，沒有深刻的存留着，所以現在也很難記得起，實在不來給C君作介紹，現在只有將這幾句話爲C君來送行罷。

我對於革命的感想

補全

革命二字，就字面來講，是革故鼎新的意思。就是要把社會上，一切惡劣的形形色色，重新改革一下。有益於人民者保存之，有害於人民者剷除之。就是先總理所著救國救民救世界的三民主義，其歸宿點，亦在乎此。而今軍政時期之破壞已過，訓政時期之建設已來。即當重新建設，使民衆早登樂土。然後才對總理而無憾，對黨國而無怨，才不負代表民衆利益的中國國民黨。無奈現時多數黨員，俱抱消極主義，甚至墮落下去。即較負重責任者，亦僅徒擁虛名，不顧實際。

常此以往，中國革命的將來，恐怕更糟。

試看中國現狀，無論省縣以及小鄉，遍地是失業人民，各處是盜賊土匪。多數人民，對於革命，不是失望甚而至於厭惡。革命青年。對於前途徬徨甚至於墮落。全國滿佈的是沉悶，悲慘殘酷，反動，怒憤的空氣。到處聽見「怎樣辦」，「往那裏走」的呼聲。在這種情況之下，今後的革命究竟有沒有出路呢！

如有出路，我盼望我們先知先覺最覺悟的同志，領導一般，一直前進。丟去袖手旁觀猶豫不定的態度，站在革命的立場上，與一切革命分子協力奮鬥。打倒我們的一切敵人，實現三民主義，促進世界大同，中國國民黨的偉大事業或有做成的一日。

依然不改舊家風

凌霄

痛快話——不錯：

以中國國民黨統治下的中國裏，是決不容有什麼派啦系啦的存在，成爲確定不移的原則。並且都以爲「有派有系就是反革命」。可是觀察現在的時局：封建集

團，昭然若揭；部落的鴻溝，牢不可破；並時時鉤心鬥角，縱橫捭闔，以利益均等，地盤均沾，互相妥協，來謀大局暫時的安定。卽至利害衝突過甚，又聯此而擊彼，並將從前假革命反革命者曾爲自己打倒，國人共棄的叛徒，亦不惜引而用之。似這等脫離革命的立場，專來維護自身的勢力，真是依然「軍閥時代的舊家風」！

真正革命者，你須要把眼光放大，不要把自身放在一派一系的中間，要着眼於黨，竭誠來擁護黨，爲主義而奮鬥，爲主義而犧牲，把這種畸形怪狀的舊家風，一掃而空。那麼，革命前途，才有成功的希望！

英南欲併吞川江航業

一 民

揚子江上游之川江一路，在十年以前，幾爲神秘的航線，航業界殊少注意；彼時川江貨運，全賴帆船，其式係用兩船併合，吃水淺，裝貨少，而行駛亦慢，近年此路已成列國航商爭奪之焦點，本年因長江軍事告結，江水又大漲，川河各路通運，停滬之外輪，全部復行，宜渝航輪已發生激烈之競爭風潮，茲將此中情形，

分誌如後，

美輪開發時代

川河水流湍激，尤多暗礁，江水漲落無常，行船最危險，此一路自宜昌以上，到重慶而入瀘瀘，唯川人領河，方知其曲折，故外商對此路，向不敢嘗試行駛也，美商大來，初來上海，經營航業，即派鄔傅二君，入川考察，始發見此大好航路，返滬以後，首造三百八十噸級之淺水輪兩艘，聘用川人領江，開始行駛宜渝，向來帆船運貨，往返宜重，需三星期以上，迨大來汽輪開航，上下水行期減為八天，客商稱便，貨客爭趨，此路貨件，以棉紗居多，每件水腳，最貴時需運費四十兩，不三年，大來獲利百餘萬，今雄霸太平洋，美人稱為航界大王之大來，不知其發軔乃在我國上江輪所得也，

汽輪漸盛時代

大利所在，人必豔羨，自大來汽輪通行川河後，航業界始知上江營業，有勝于歐美航路，蓋每八日一班，至少水腳可收十三四萬兩，為航輪界破天荒之紀錄，由

是英商隆茂，美商峽江，日商天華，以及法意商聚源等各公司，追蹤添航，上江汽輪，突然增加，而中國帆船，至是悉被打倒，川河航運爲之一變，此爲民十一年事也，

日商搗亂時代

日商天華，爲開辦之初，以百萬元資本，在滬造一千噸江輪四艘，（其時上江船最大不過五百噸）開行此路，意爲謀占優勢，故開班之日，卽首將運價大跌，由四十兩跌去二十兩，同路各公司，如美順，聚福，大來，隆茂，中法等亦各結同盟，以謀抵制，而杜搗亂，果然未滿半載，天華以失敗聞矣，其時第三四艘新船方造成船壳，猶未下水也，後兩船由日清收買，其餘兩船，歸吳佩孚購作軍艦，今總理移靈渡江之威勝，卽其第三船耳，

滬輪競航時代

上海長江線內之六輪公司，在上游均無班輪，自日清收買天華輪，加行宜渝航路，同時又請得日政府補助一百萬元，以謀打倒其他之各外輪，蓋渠有長江南北洋

轉口貨之後援，自非單行班可與敵，惟六公司素抱各不相讓之主張，日清增宜滄班事發生，英商太古怡利華商招商等亦各造新船，同時添行，此爲滬航商競爭上遊航業之始，此時大來隆茂等，頗獲巨利，不願再加入戰團，乃將所行之輪，大來喜，大來遊，隆茂等，以六十萬元，賣與太古，放棄航權。從與十五年耳，未幾美孚，亞細亞亦添行上江商班，舟船益多，競爭益烈矣。

競爭最烈時代

自民十五起，可謂競爭最烈時代。此際同盟打破，水脚雜亂，各自爲政，棉紗運費，自四十兩跌至二十兩，後復又增至三十六兩，是年更跌至二十三兩，復從二十三兩再跌至十八兩，放盤之外，更濫給回佣，有九折，有八折，而日人更減收七成以下者，是年華商三北公司，亦不甘落人後，購買兩船，更名曰富陽，吳興，但因上江航行，與下游不同，宜昌，萬縣，涪州，雲陽一帶，川軍常無端封扣，華商船尤視爲囊中物，故皆改掛外旗，隱洋商，以求自衛，招商之江慶懸法旗，三北之兩船，則掛意旗，非此不可通行，川中帆船幫，受潮流之打擊，知非改弦更張，不

能立足，乃于是年聯合同業，增造江輪，以求抵制，而永安，定遠，西東，新記，蜀南，江陽等各公司，亦各添行淺東江輪十餘艘，在競爭潮中，謀挽救焉，

英商獨霸計畫

長袖善舞，多財善賈，爲不刊之論，近三年中，上江華輪，受種種損失，而停業者，不勝枚舉，在丙寅年調查，上江輪自宜昌以至重慶及瀘者，多至六十餘艘。今年戰事發生，多有征爲軍用者，至六月一日，已悉數放回，然全部統計，僅留四十餘船矣，英商太古公司，以計劃吸收上江航業獨霸之計，特就歷年餘利中之公債金內提出七百萬元，爲打倒上江各輪之大計劃，第一步先進行駛瀘之淺水江輪，載重各在二百至三百噸者，以爲伸張航權入川省內江之計，今各輪均已落成，計有，金堂，秀山，綏定等輪，第一步成功後，即進行第二步計劃，將水腳價狂跌，使資本較小之輪公司，不能維持，時彼則收買其輪，以蠶食主義，而收併吞得祇留一家獨行內川江之策也，現方在施以第二步計劃時，不意已激起大反抗矣，

英商欲吞併川江航業

110

華商求挽航權

宜渝一路，久成公開競爭之航線，當楊森駐軍下川東時，對英輪甚嫉視，在萬縣慘案發生後，楊森曾派隊駐萬，嚴禁英輪停泊，即欲靠岸，須納稅五十兩，後乃漸增至二百兩，對船中貨物又統須檢查，英輪受累無窮，致停裝萬縣貨客，楊森敗退以後，英商輪急急恢復萬縣航業，今更以英輪之行駛上江日多，滬上瑞鎔廠，亦至宜昌特設船塢，以爲英商永遠謀奪川河航權之計，而引起川中商民之大反對，此案迄今尚在交涉之中，惟涪瀘一帶，素來無外輪插足者，今已爲太古打破，其金堂，秀山。綏定各船已經開班，怡和及急命慶和，嘉和二輪行涪瀘，而日清公司，自德陽丸失事後，今已將在滬造就之當陽丸倍江丸專行涪瀘，外船勢力已伸至川省內地，使華航商將無存立之地，今年開航之始，華輪因武漢戰事甚烈，其時上游各船悉供差用，任各外輪聲勢日猖，至六月一日，武漢行營，將所租輪全部放回，願川河水淺，已成外輪競逐之場，川中商民遂大聲疾呼，乘抵制日貨之時，對於英輪，亦一致拒裝其貨件，并勸國人，勿乘其船，並由商界聯絡反日會一致進行，即自六月一日起爲開始拒日英輪，並抵制日英輪入川之期，自宜昌起，至重慶涪瀘，統皆抵拒，並由各公團組檢查團，派員赴各地宣傳，同時連發兩電至滬，促招商三北等本國航商速派船往，以應川人之需要，而竟抵制之全功，招商局江慶輪，停滬已久者，得訊之後，立即開往重慶，該輪本掛法旗，今特改懸國旗矣，三北之吳興亦令在雲陽出險後，急行入渝，惟有富陽輪尚在軍用，今已請放矣，

(未完)